

## 梦话·二色链

### (1)

我没学过摄影，也不会画画。我是 H 大某个普通的班里，一位普通的理科生。

除了有些时候，会莫名其妙地失忆。还好，考试之前从来不会。

梦 3i 班，风之子。

在学堂的教室里，我常面对着电脑屏幕上的那些论文和作业冥思苦想，日复一日地延续着这样的生活，如今已是第四个年头。

每一个初春的时节，寒冬的酷冷已然散去，而学堂的暖气还未关闭之时，双重的温暖重合在一起，总会让早已思索许久的头脑多一分倦意。走出学堂，仰望天空，那悠远的天幕，和一团团缥缈的云彩，总会让人心旷神怡。

记得小学时，语文老师说，蓝色是天空的颜色，并且还讲过许多描绘蓝色的词语。可是，即便到了六年级，作文里仍赫然写着“蓝色的天空”。

“简直是个猪班子，教了六年，别人都说‘\_\_蓝的天空’，你就不会形容那是什么蓝吗？”

——可是，我还真的不记得那是“什么蓝”。我不知道天空的蓝和其他的蓝有什么区别。我甚至从来都不明白，什么是蓝色。

两年之前，我的头像，是一缕浅浅的银灰。虽然他们总把这种颜色叫做淡紫。

我并不记得自己为何喜欢这样的银灰，正如我不知道初入大学时，大家为什么如此热切地期盼着在大一深秋，在某个宽敞的大厅里，和不同院系的同学们聚在一起，跟着音乐一圈一圈地走路一样。只是大一的那一天，看着网络学堂上当晚 12 点截止的 ddl，我不得不在人声鼎沸之中掏出笔记本，争分夺秒地调好最后一部分的代码。于是，这样的狂欢便只能大二再参加了。

我也依然想不起他们所说的各种颜色之间有怎样的区别，但毕竟平日里总是面对着白纸黑字，这也并未给我带来过怎样的困扰，直到那一次的博弈论课上——

“要证明纳什均衡的存在性，我们需要利用 Sperner 引理……假设一个等边三角形被分割成一些小的三角形，每个顶点染上红、绿、蓝三原色中的一种，那么如果大三角形的三顶点两两异色，并且大三角形每一条边上的点都染上其两顶点颜色中的一种，那么必然存在一个三顶点异色的小三角形……”

这个引理，终究不算多么困难，可是投影屏上的三原色，在我眼中却是毫无差别的样子。当投影上的图示一次次闪烁跳动之时，我的眼中只是一片 18 度的中灰。

“首先考虑最简单的一维情况。假设一个线段的两端分别为黑白二色，中间取定若干个分点，分别染上黑色与白色的一种，那么必然有两个相邻点颜色不同。”

哎，这不就是微积分中的介值定理吗？

……

“所以，首尾异色的二色链上，必存在两相邻点异色。既然首尾不同，那必然会在其中某处发生改变。”

下课。

### (2)

大一的深秋，程设期末考。

在程序设计课上，有一群人，常常作为大家羡慕或嫉妒的存在，名曰“小教员”。他们

由老师根据一场机考选拔而出。我虽然没打过 ACM，只有 NOIP 的基础，但依然压线进入了小教员的行列。身为小教员，不须完成作业和考试就能得 A，但要负责为作业和考试出题。正因不太懂得 OI 和 ACM 的套路，出的题往往“别具一格”，有时思考许久却被瞬间秒杀，有时感觉无甚难度却 AC 者无几。曾因一道略有组合数学味道，以致 200 多提交仅有 4 人 AC 的题而备受争议。那时我想，凭什么他们出的题我不会做是我太菜，我出的题他们不会做依然是我太菜？

或许在很多时候，真理便等价于大多数人的想法吧。不幸的是，我常常成为少数。

“我是梦 4j 班的紫罗兰。”

H 大 Geek 圈有一个很 Geek 的组织，叫 Lab V。虽说人们常说，程序员是距离改变世界者最近的职业，但真正将代码付诸实践的热情，Lab V 中的成员可是首屈一指。虽说对它早有耳闻，但考虑到 ddl 众多的处境，我并未参加。

然而，大概因为程序员们一丝不苟的精神，他们也常常为了一些旁人眼中无关紧要的细节而争执起来——例如，PHP 是不是全世界最好的语言，以及，大括号究竟该不该换行，等等。

虽说身不在其中，但偶听人说，Lab V 的成员们有时会不知为何地进入“互怼”，更有些时候，即便是 Lab V 之外的同学，也可能被列入被怼的行列。

如果互怼还有控辩双方的话，那么外人被怼时，便只能化作一个全息靶，无可辩驳地承受所有的枪林弹雨。

比如我。

紫罗兰亦是 Lab V 的成员。

我突然无法直视那些波长小于 500nm 的颜色了。

不，是所有小于 780nm 的颜色。

一觉醒来，一片银色的天空。